



非遗里的中国色

□李艳霞



白石老人，画有一幅画，谓之《柳树》：

柳树一株，主干屈曲，老皮皴裂，瘤节凸显，老干上，分生出柳枝数根，一窜入天，然后，细细的柳条，披散而下，枝条婆娑，一树秀润。高枝上，禽鸟儿数只，虽影影绰绰，远望之，却依然能感觉到，因了这几只禽鸟儿的存在，那株大柳树就迸发出鲜明的活力和迢迢的秀气。

于是，我想到了自己的家，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乡下老家。

门前有湾，湾边有柳。春晨，推门迎新，新柳吐翠，满目一绿，禽鸣盈耳。各种各样的鸟儿，哄然满树，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啁啾啾啾，好一幅“柳禽戏春”图。

站立大门外，春风拂面，快意无比。

首先是那柳色的绿，真绿，是一种嫩嫩的绿，是一种翠翠的绿。柳条披拂，丝丝垂落，感觉那绿，简直就是流淌，丝丝如瀑，惊艳人的眼目。清风吹拂，柳丝袅袅，如少女腰肢摆动，款款出万种风情。

晨阳照拂，柳枝上晴光闪烁，水波一样滑动，绸缎一般丝滑，跃金似的灿烂。

我凝视着柳树上的禽鸟儿。

麻雀最多，总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叽叽喳喳，搅成一团，晴空里，仿佛正有碎屑铺天而下；我觉得，时光碎了，碎成一树金属。成群的麻雀，有时会霍然飞起，如一团云，滚动着向远处飞去。可是，飞不多远却又突然回转，洒落柳树。于是，一柳的斑点，一柳的散乱，一柳的明灿，一柳的灵动。

几只黄鹂，隐身于柳枝间。你很难寻得它们的踪影。它们身体太过小巧，羽色太过本色，是一种本然的柳黄色，与柳色浑然融为一体。寻寻觅觅，几经搜索，或许也能发现它们的踪迹：黄鹂，一直在跳，上蹄下跳，从一根柳枝跳向另一根柳枝，边跳边叫，以音乐的节拍来配合身体的舞动，是如此的和谐，又是如此的美丽。黄鹂的叫声，清脆、秀气、锐利：啾啾，啾啾，啾啾……两个短音之后，迅速拉出一个长音，余音袅袅，经久不绝。这个经久不绝的长音，仿佛是对柳条的一种声响演绎，有一种极其婉约的风情。

我觉得：一只黄鹂，简直就是一棵柳树的灵魂。它们是天作地合

柳禽戏春

□路来森

的一对，是美与美的结合。

柳枝低处，常有三两只白头翁。白头翁，相对安静，指爪抓住细细的柳枝，左顾右盼，很是有点顾盼自雄。白头翁，腹白、头白，尤其是头上那一大簇白色的羽毛，晴阳下，散发着皎洁的光芒，煦暖而有情味。白头翁的叫声，很短促——啾啾，啾啾……很容易被淹没，被压倒——被麻雀声淹没了，被黄鹂的叫声压倒了。但细细分辨之下，你还是能听得到的，它是一种短促、短粗的低音，它的嘴巴一甩，一声“啾啾”就被甩出来了。

花喜鹊，只有两只，也许是夫妻。花喜鹊总喜欢站立枝头，而且一定是一棵树的最高枝头，本性使然。花喜鹊，是喳喳地叫的：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姿态傲慢，声音清脆，嘹亮，一身光滑的羽毛，在春晨，晴光熠熠，以“明灿”二字形容之，不为之过。

“时禽过我柳，清啄动鸣瑟。”宋人张耒之诗意，诚如是也。

又想到白石老人。当年白石老人居住老家时，房屋谓之“星塘老屋”。我推想，星塘老屋前，一定是植柳的，而且还一定是垂柳，所以，白石老人才能画出《柳树》那样的画作。

我还推想，孩童时期，牧牛的白石老人，也许还玩过“牧童骑黄牛”的游戏，而不仅仅是把书包挂在牛角上。牧童骑黄牛，口中吹着一只柳笛，悠悠然，从柳树下经过，一举首，便望到了那满树戏春的禽鸟儿……于是，眼更明了，心更亮了。

春风和少年

□倩倩

街的拐角处，有位老人摆了个小摊，摊位上卖一些儿童玩具，最招人眼的是那些风车。风车像身材纤长的姑娘，亭亭玉立在摊头。它们穿了五颜六色的衣裳，鹅黄、松绿、粉霞……缤纷炫目，可爱玲珑。春风鼓起俏俏的嘴巴轻吹一口，风车们便吱溜溜地转动起来，似乎在快乐地欢呼：“春天来啦，春天来啦！”

六岁的女儿被风车粘住了身子，再也不肯迈开一步去，掏钱给她买一架风车，她擎在手里，小脸兴奋得像一轮小小的太阳。风车在她手里吱溜溜地转着，也把我的记忆转回了童年。

彼时的我们，也是小小少年，却因家贫，没有任何钱钞买玩具。我们却不甘辜负春风，自己动手，制作风车，从作业本上用小刀裁下一张纸来，一番折、叠、剪，再去父亲的工具箱里寻一根长铁钉固定纸片，作风车芯，又把河堤上截一根空管芦柴棒，最后把风车装进芦柴棒里，一架轻便的风车便活灵活现地出来了。

风车做好了，春风却像淘气的少年，藏着不见了。我们不怕的，一伙儿去寻它。村里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都齐刷刷排好队，紧紧地握着自己的风车。只等谁喊一声：“预备，开始。”就撒开腿，追春风去。我们拼尽全力跑起来，像开了栅门的小羊羔们，为了离圈的自由奋力地奔跑着。跑着跑着，我们发现春风迎面来了，那一架架风车简直就要像鸽子那样飞起来了。谁能分得出哪架风车转得更快？我们快乐的笑声洒了一路。

少年和春风的游戏，还有放风筝。诗歌里有“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句子，少年谁不爱风筝啊？不过，风筝在我童年时更是稀罕物。大人们舍不得给

钱让我们买风筝，我们自己做的风筝，穷尽毕生力气却飞不上天。有一年，父亲看不过眼我的风筝总是像昏头蛾子似的，他亲自为我做了一架风筝。父亲去离家很远的池塘里砍来韧而柔的江柴做风筝的骨架，搜寻了密度较轻的塑料纸给风筝做了华衣，是只喜鹊风筝。果然，我的喜鹊遥遥领先，飞得高极了，把蜻蜓、蜜蜂一路甩在后面。

每到春风又起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父亲那只让我出尽风头的喜鹊风筝。时光水般漫过去，当我从记忆里捡起童年，风车、花喜鹊风筝……它们已从当初貌不惊人的鹅卵石悄然变幻成玉般光亮而美好的模样了。

我愿意我的传承者——女儿，她这少年，长大后也可以像我这样遥想童年。因此，当女儿可以像小羚羊般在春风里奔跑跳跃时，我总是毫不吝嗇地给她买上一只风筝，让她去放风筝，和春风嬉戏。

今年又陪女儿去买新风筝，那条街道已经变成了风筝一条街，形态各异的风筝悬挂在摊位上，只等人们带着它们，女儿选了一只金色的。我们旁边是一位青年男子带着妻子、孩子在选风筝，他们选了一只燕子风筝。

女儿把风筝紧紧地握着手，她已经是在放风筝的老手了，知道牵着我寻春风大的空地儿。那位年轻的父亲，却在街道的路旁，迫不及待地放起那只燕子风筝来，路旁树木、高楼林立，遮挡了春风，他的燕子风筝如何上得了天？我们不由得笑他，他倒不管不顾，只管左右奔跑着寻风，这是一位春风里的老手啊！

春风与少年，永远是成年人难忘的记忆，如若能相逢这美好，谁愿意放过呢？我又懂得了那位年轻父亲迫不及待的心。

智者以手成艺。先民创造了古老的华夏文明，留下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脉相承，中国(传统)色历历如画。

色彩源于大自然的。古人从日出日落和时序更迭的自然景色中，得出赤、青、黄、白、黑为滋生宇宙大地的基本色调，也是对世界最直观的认知，这种中国色的基调被称作“正五色”。古代哲学中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五色，四季也有对应的五行属性，即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斗转星移，四季交替，自然万物的变化衍生出更多的中国色。

被列入世界级非遗名录的二十四节气，对应自然变幻的气象和时令，充满色彩渐变的美感。立春节气，颜色起于“黄白游”的若白轻黄，承之“松花”的嫩黄微绿，转而“细叶”的桑叶初生色，合乎“苍黄”的青青黄黄。这期间的春色，悄悄掀开天幕。“篷窗窥天缥，江水真安流，雪霁艳朱炎，相思登此楼。”青白色，其色如清，诗中说的就是中国传统色之“天缥”。然后，细润的雨水轻轻剥离冰雪的外衣，春的本色得以显现，一条条藤蔓虬结盘绕，春天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雨水节气，颜色起于“盈盈”的桃花浮水，承之“水红”的深粉浅红，转而“苏梅”的小红桃杏色，合乎“紫茎屏风”的水葵茎色。雨水大情怀，春雨贵如油。随之，“山下飞鸣黄栗留，溪边吹啄白符鸠”，黄栗留即为“黄的鸟”，作为

一种夏候鸟，它的归来也意味着大地变暖。同以“黄栗留”命名的中国色，亦指黄鹂鸟身上明快的鹅黄色。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表明惊蛰已到，节气颜色起于“赤缙”的赤之浅色，承之“朱草”的茎如珊瑚，转而“缙茂”的大赤之色，合乎“顺圣”的紫调鲜红。再到半春之时的春分，颜色起于“嫩玉”的玉石之白润，承之“吉量”的神马之雪白，转而“韶粉”的铅粉之细白，合乎“霜地”的满地之霜色。

当阳光更加明媚，草木萌动，万物皆显清明，于是清明节气的色彩起于“紫蒲”之紫菖蒲色，承之“赭紫”的红紫相间，转而“齐素”的帛青赤色，合乎“凝夜紫”的暗紫天色。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到来时，颜色起于“昌容”的云中紫草色，承之“紫薄汗”的宝马汗色，转而“苾菀”的染料紫色……紧随其后，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立夏，表示盛夏的正式开始，进入立夏，节气对应的中国色为“目童子”，中国人的瞳孔色，一种褐色。

再入小满节气，此刻“竹管之音群起，翠色之意在此。”仿佛高亢嘹亮的竹笛声，通感亦可描述颜色，耳目相通，这种中国色被称为“水龙吟”。小得盈满，但小而未满，就像初露头角的荷和默默出现在水面的芰叶，于是有了墨绿“芰荷”色。循序渐近，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些节气所对应的部分中医色有筠露、雷雨垂、赭霞、葭竹、窃蓝、余白、缙烟、栗华、翠薄、棠梨、福色、星郎、美人霁、紫梅、正青、东方既白，等等。

中国的色彩，其实不止于色彩，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更渗透进独特的东方浪漫和非遗文化。中国剪纸是国粹，也被列入世界级非遗名录。这个中华民族古老的民间艺术，以一把剪刀和纸，巧手舞动生活艺术，让朱红、胭脂红等色大放异彩。国家级非遗的皮影戏，是中国民间艺术的“活化石”；于灯盏下、围框内，指尖舞动千军万马，赋予白、黑、红、黄、绿多重浪漫与神秘。

“线条之美”的国粹——世界级非遗的中国书法，以线为理，以笔做彩，书写华夏文明，为墨色披上文明的衣裳。同样是世界级非遗的宣纸制作技艺，轻似蝉翼，恰似细绸墨韵万交，纸寿千年，色泽光洁如玉中带点杏色，可敬可亲。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千种线色，以针作笔，勾勒斑斓世界，色彩清新，艳而不俗，浓淡相宜，富有诗意。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去年被列入世界级非遗，赋予绿、红、青、白等茶色返璞归真的感染力，瓷器里的龙泉青瓷传统制瓷技艺，是全球首个人选“非遗”的陶瓷类项目，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其巅峰时期的釉色——粉青、梅子青，惊艳了世人。千年非遗的雕版印刷技艺，也是国家级非遗，匠人们一人一刀一板，在木色、墨色、纸色中印刻历史文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代代先人在生活中创造、传承，又继续在生活中延续着。带着千年的流光，凝练祖先的智慧，充满中国元素，中国色悄无声息又无处不在，在岁月中行云流水，意境悠长。



闻香识花

□欧阳华丽



家住小区的一楼，院里一年四季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儿。我家还开了一个花店，世界各地的名花大都看过、摸过、闻过。所以闻香识花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主持人也激动了：“真是大棒了，这么出色的闻香识花绝活儿，相信很难再有人能胜过你了。那么，下面的观众还有谁想要挑战一下吗？”

台下静默，主持人鼓动了三四次也没有一个人敢上台应战。主持人微笑着说：“那么今天的比赛结果应该已经出来了。今天的冠军就是……”

这时，台下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请稍等，让我试试吧！”

大家循声望去，是一位上了年纪、衣着朴素、头发有些花白的阿姨。主持人的目光里也充满了诧异：这是什么情况？节目组安排的惊喜吗？

观众们都在窃窃私语，说这场比赛大没有悬念了，看这穿戴就像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人，还能闻香识花？这分明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

工作人员为阿姨戴上眼罩，她一摸一闻，一个接一个说出了礼仪小姐递过来的所有花儿的名字。台下的观众惊呆了，更让所有人惊讶的是，她不但能说出每一种花儿的名字，还能背出一句与此花相关的诗词。更厉害的是，说到花的颜色、香味、纹路肌理时，她语言生动，描述精确，让人赞叹、佩服。

礼仪小姐递给她一朵罕见的牡丹，她嗅了嗅，摸了摸，便开口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是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这朵花的颜色尤其特别，从花瓣里外来说，里面是胭脂红，外边是豇豆红；就这朵花的上下来说，下边是胭脂红，上边

是豇豆红。从整体效果看，应该算紫红。”

这可不简单了，一个比赛，不但表现出了超人的灵敏嗅觉，还表现出了深厚的诗词底蕴和极佳的口头表达能力，真是高手在民间啊！很快，大屏幕上的鉴花计数器显示已经超过了一百二十种，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可计数器上的数字还在不断攀升，跳到“200”这个数字时，全场沸腾了，这位其貌不扬的阿姨是如何练就了这一手绝活儿的？

时间到，主持人兴奋地把阿姨的眼罩取了下来，宣布她获得了冠军！阿姨接过那张五万元的支票，激动地双唇含泪：“太好了，有了这笔钱，我可以为女儿开一家花店了……”

主持人问道：“大家都很好奇您这闻香识花的绝活儿是怎么练出来的？”

阿姨羞赧地笑了笑：“其实没特意练。起先，我只是想让我先天失明的孩子摸一摸、闻一闻，‘认一认’这世上最美的花朵。所以我带着她走遍了花卉市场、大小花圃、远近的公园。她能体验到香味和触感，颜色就靠我给她讲了，讲着讲着，关于鲜花的古诗词我也都教给了她。现在孩子长大了，我也就有了这个所谓的‘绝活儿’了。”

几个月后，春城新开了一家花店，店里有一个拥有“绝活儿”的年轻店主：这个美丽的姑娘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你要买什么花，她一闻一摸，很快就能在花丛中准确无误地把花儿找出来，包好的花束里，还放着店主精心挑选的诗词卡片，诗意向随着花香，氤氲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黍子情怀

□高军

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在大山里，周边全部栽满树。对黍子这种粮食见都没见过，但家中常备的几把笤帚是用脱粒后的黍子苗儿(穗儿)扎成的，推碾时可不间断碾陀下打堆粮食，也可用来扫床等。那时候供销社里缺这缺那的，主要日常用品都得自己解决，很多农户种点黍子用苗儿扎笤帚到集市上换点钱，也满足了很多人家的日常所需。

黍子是一种单子叶禾本科植物，这种粮食作物已较难见到了。它主要生长在北方，是在贫瘠干旱地种植的产量不高的一种小杂粮。

由于产量较低，过去种植黍子最主要的用途是扎笤帚，用黍米面蒸“黏黏糕”。

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台碾子，我们家一直在这台碾上碾压粮食，我和弟弟妹妹曾围着这个碾台转过无数圈，都是用黍子苗儿笤帚扫碾。把玉米碾压成细屑可做玉米糊(粥)，里面会有石头的气息、太阳的气息、黍子苗儿的气息，特别好喝。现在可以买到细玉米面，也可以买到玉米碎粒，但把两种掺和到一起，怎么做都没有自己碾压的玉米面糊好喝。前些年，农村的亲戚还会碾压一些给我们，现在已无任何人有这种耐心了。我们还会把地瓜干洗一洗碾压，让它变成滑溜

大小不一的片儿，放入锅中烧开后反复加入水熬制，熬出的地瓜稀饭特别好喝。

至于“黏黏糕”，我见识较晚。黍子成熟的籽粒叫黍谷，外壳呈黑褐色，油光顺滑，就像现在已很少见的跳蚤似的，要想堆成高堆儿十分困难。黍谷粒去壳后黍米呈金黄色，一般叫大黄米。“杀鸡为黍”指殷勤款待宾客，孟浩然《过故人庄》有诗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可见古时候就是一种待客的味美食，是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大黄米经过粉碎研磨成黍子面后，可以蒸制成我们当地人都叫“黏黏糕”的食品。“黏黏糕”凉透变硬后，可以切片放入锅中用油、盐、葱花等煎炒，吃起来美味异常。吃的时候，要是孩子哭，大人会哄孩子说：“不能哭，会黏肚子里出不来了！”也有一定道理，黄色黍米不易消化，在哭声里吃肯定不利于健康。

由于黍子是我国最早种植的作物之一，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除了普通食品意义外，还具有了一些“礼”的含义，家国社稷的意义等。古代普通百姓秋天是用进献黍子和小猪作为祭品举行以物祭神礼的。我们浙南过年的时候，要用黍米面蒸的“黏黏糕”供奉在天地全神牌位前，因为谐音是“年年高”，寓意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结婚仪式

